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48

愛蒙德生

愛 蒙 德 生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48

主 編：梁 實 秋

作 者：江 逸 哲

譯 者：周 蒼 哲

插 圖：岩 波 哲 雄

出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 撥：五 三 九 九 六 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猷 章

法律顧問：李 樹 旺 律師

印 刷：中 興 印 刷 廠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請 勿 翻 印

版 權 所 有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愛蒙德生

Roald Amundsen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愛蒙德生

雄心萬丈

白耳海峽的船難……………五

怒濤和流冰之涯……………一〇

冬季營地……………一四

超越曠野的眼光……………二五

氣質特異的孩子……………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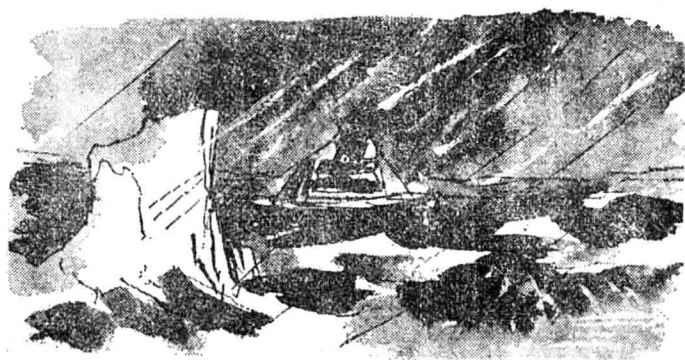
佛蘭克林探險隊……………三七

秘密的決心……………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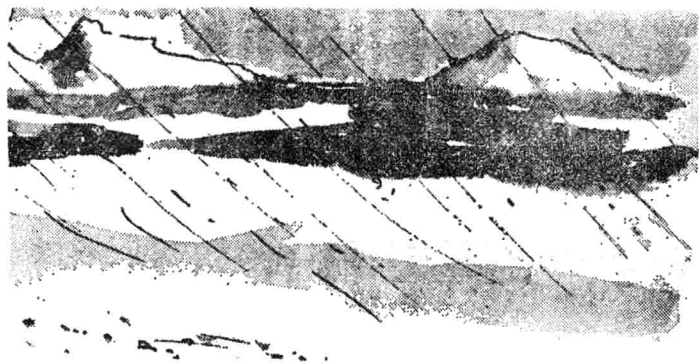
特殊的水手……………四七

被封鎖的南極洋……………五〇

南極探險戰



光輝的四月六日	五九
冰原苦鬪	六三
步步驚魂	六七
可歌可泣的征服南極記	七五
再往北極海	
傑留斯金岬	八〇
悲喜交集的冰上生活	八六
回故鄉	九〇
最後的飛機	九五
失意屈辱的日子	一〇九
電話中的人	一二三
期待的道爾涅飛行	
金士灣上的烏雲	一二七
危機迫近	一二〇
冰原上困死之門	一二四
準備出發	一二九
光輝的凱旋	一三三



北極橫貫飛行

空中巨船挪格號		一三五
激烈的飛行探險賽		一三九
沈默緊張的金士灣		一四四
秘境北極		一四九
友愛的晚餐		一五三
飛向美麗的天空		一五九
不見陸地		一六二
北極頂上		一六七
挪格號遇險		一七三
終於踏上大地		一七七
偉人一去不復返		一八三
後記		一九一
年表		一九六



雄心萬丈

白耳海峽的船難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想不到的景象：驚濤駭浪中，成羣的冰山互相衝擊咬噬着——這裡是北極海。此刻正有一艘小帆船穿行於羣島中波浪洶湧的海峽裡，船上有一年青船長雜在船員中，大家同舟共濟，拚命應付令人汗毛豎立的險象。瑜阿號正面臨覆舟的危機。

船長一面明快地發號施令，一面凝視着航向。年輕的臉，雖因風吹日晒而變得黝黑，但仍顯出溫文高貴的氣質，與追捕鯨魚的粗豪的蘇格蘭人迥然不同。他竟然朝向從來沒人通過的大難關——白耳海峽前進。

在他憂慮的眼光中，好幾百噸重的大冰塊互相碰撞著，或被海浪推撞到斷崖邊或被擊得粉碎飛揚。島的海岸是岩礁構成的斷崖。漂流的冰山和冰塊，不斷地被怒濤捲起、拋下，咆哮着衝擊岩礁。

瑜阿號是木造的四十七噸小帆船，雖具有汽油輪機，但在如此大浪下，發動的力量尙且不如小飛蟲振翅；如被冰羣捲入，一起撞到岩礁上的話，剎那間就會粉身碎骨，化爲板板片片，紛飛消散。

船長屏息凝視着前方，又擔心着底下的暗礁，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從船底發出被礁石嚙咬的吱吱聲，有如坐在定時炸彈上面，數着自己的心跳，聽任生命一秒一秒地面對著被宰割的恐怖。就在如此的恐怖中，瑜阿號繼續漂盪着。

刷地一聲，大浪橫衝過甲板，船跟着傾斜了。

船長大聲喊問掌舵的彼得遜說：「航向如何？」

「直向西偏北。」

「好，尼克森，注意水深。」他轉向船首喊叫。

冒着強風站在船首的尼克森，全身淋着浪沫，奮不顧身，不斷地將繫有繩子的鉛錘投入洶湧的波浪中，測量海水深度。

「水深十呎！啊，這次是六呎！」

尼克森的驚叫聲才起，瑜阿號吃了一記回頭大浪，激烈地震動；同時船尾擺了一擺，響起了噼哩叭啦令人悚然的撕裂聲。

船員個個嚇得臉色蒼白。船長的身體雖顛擺了一下，手仍緊握着帆柱，沈着地下令停車，接着又命令慌張失措的部下說：「全體集合，觸礁了。」

「船長，放下救生艇吧？」

「嗯……不，再看一看情形。」

就在他回答之間，船底被緊緊地卡住，船身左右大搖擺的瑜阿號，突被大如小山的回浪衝擊，箭一般地脫離礁石，沖向海中去了，真是奇蹟！

水從舷側急馳而過，小船沖上了大浪頭，看來不會馬上有危險。

「彼得遜，把舵轉向正西。快一點，不然又要再搞上一次！」

「啊，船長，舵不行了！」

「什麼！舵不行了？」

他這樣子一叫，即時抓着救生繩，在傾倒如瀑布的波浪中，一步一步地走向船尾。

「啊，船長，我也去。一個人危險。」

尼克森也追隨在他後面。

兩人到達了因舵失效而搖擺不定的船尾一看，果然舵已經壞了，幸而船體並未破裂。由於被粗礪的岩角所磨擦，舵已折為兩半了。

「尼克森，幸好船底沒開大洞，不然，我們現在都已變成碎肉凍了。」

「但是，沒有舵的話……」

尼克森躲着利劍般的浪頭，絕望地叫起來。

即使安穩的航海中，失去了舵的船也無法控制行動。何況這裡是素有惡名的北極海諸島中的

白耳海峽。即使是亡命之徒般勇敢的捕鯨船水手，也不敢接近這未開的海域——放眼所見，盡是岩礁的小島、流冰以及怒濤而已。要求求救，見不到船影；想要修船，也沒地方可以停泊。此後該怎麼辦呢？尼克森望着船長。船長沈着地下令：「好，裝上補助舵。喂，尼克森，叫大家把木板、木棒等找出來，我在這裡看着。」

經過一陣急急忙忙的作業之後，補助舵被裝上了。那個舵是用厚板子組合，以繩子緊緊地綁成的，要發動全體七人之力才能搬到船尾裝設。在落葉般搖搖擺擺的船上，大夥兒委實耗費了一番心血，才完成了這一件工作。

連繫一口氣的時間也沒有，緊接着由每個人輪流撐掌補助舵的舵桿。舵壞了舵輪也就沒用了。爲了安全起見，只好採用土人幼稚的原始方法，直接撐掌舵桿來控制補助舵了。「好了，彼得遜，恢復原來航向。」船長說完後，再度凝視着船首前方的狂波巨浪。

眞能安然通過這一魔窟似的海峽嗎？世界上有許多人正在注意這一探險行動，瑜阿號和七名船員的命運——也就是探險的結果，將決定於船長所注視的前方景況。

「好像是暴風呀，船長！」負責瞭望的尼克森叫起來了。

「不穿過去也不行。全體人員甲板上集合！」

因觸礁事故而累得癱軟的身體，沒得片刻休息，又遭遇暴風。而小船要以一張主帆，兩張三角帆，以及小小的汽油輪機，想躲過這一陣暴風，成功率只是萬分之一而已。

在寒冷徹骨的狂風中，人人趕緊把甲板上的船具用繩索綁定，關緊艙口的艙門，忙得有如熱



鍋上的螞蟻。

不久，海面籠罩上濃厚的霧氣，黑黝得有如地獄深底。在一望無際的海的那一邊，彷彿世界末日來臨一般，傳來了沈重的轟轟海嘯聲，一座大冰山被舉出海面，在百雷齊鳴般的大響聲中，劈而爲二，從大波浪峯頂緩緩滑落到無底深淵。這時，盡是岩礁的島突然屹立眼前，島上一片烏雲，正是兇暴殘忍的北極暴風一步一步逼近來的徵兆。

在這誰也不知道的世界之涯，這羣人將被拋擊在岩礁上而粉碎呢？或是被怒濤溺沈水底呢？

進入暴風圈內的瑜阿號，真是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怒濤和流冰之涯

想穿越過北極海諸島，以求到達阿拉斯加的這個年輕人，是個無名的挪威人，只是在學術界中，以地磁研究者而稍有名氣的科學家而已，他的名字叫羅德·愛蒙德生。在從事沒人試過的西北航路探險之前，與其說他是個探險家，不如說是個熱心的青年科學家。

他曾以船員身分，參加了以研究南磁極為目的的比利時南極探險隊；歸來後，到德國漢堡氣象觀測所、威赫姆斯哈芬海洋研究所及卜斯茅斯海洋氣象觀測所從事於地磁觀測的理論與實際研究；然後就自己弄了一艘船，在挪威與格陵蘭間的北大西洋上，從事於海洋學的研究。他以樸實的研究作風，被學術界的一部分人所認識而已。

聽到愛蒙德生的西北航路探險計劃的時候，許多人都以為那只是一時的異想天開。

當他整整一年，爲了準備探險，而廢寢忘食地到處奔走的時候，原本願意援助他的人，受了別人的影響，興頭逐漸冷卻了，終於不問不理。以致使他爲了支付所購物品的價款都感到十分困難。

事情到了最後地步的時候，他不得不對錄用的船員說：「說實在的，只要出資者守信用的話，就不會遭到這樣的困難。無情的生意人又逼得緊，如此拖下去，北極海不久就進入冬季了，啊，真是頭痛！」

「船已在碼頭等待起錨了。我們早已準備好，隨時都可以出發的。探險家的本事，是要突破困難的，不是嗎？愛蒙德生先生，不，船長，就決定出帆吧。」眼含深意，如此回答的是船員彼得遜。

愛蒙德生突感一線光明，緊握着彼得遜的手說：「對的，說得好，彼得遜！不能遲疑不決了。還是探險第一，叫大家集合吧。」

「大夥兒已經在走廊等候了。」

彼得遜一打開門，船員們全都微笑着，他們信賴這位年輕的船長，願與他共患難同生死。

菲瑜爾德（峽灣）正下着傾盆大雨。瑜阿號在沒有任何人送行的情形下，心懷壯志，在深夜裡孤孤單單地向北海出發了。

時爲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七日半夜。

前後長達四世紀的期間內，許多探險家沒能完成的西北航路探險，這艘船正想達成它，可是像這樣子的出航，到底太落寞了。

一路向西航行的瑜阿號，不久到達了格陵蘭西海岸，狄斯哥島的哥德哈芬港。探險隊稍爲歇息，並買了二十隻拖獵犬。

隨後就到達了格林布爾·洛克港，這是蘇格蘭捕鯨船通常到達的最北地方。在北海上冒險犯難地幹活的捕鯨男兒，好像非常欣賞愛蒙德生一行的冒險，慷慨的補給汽油和大量糧食。粗獷豪

放的海上男兒，反而有赤裸的真情。貨物多得使瑜阿號的吃水線都快沉到水面下了，探險隊噙着滿眶感激的熱淚而揮別。

瑜阿號航向無人的北海了。離開人跡愈遠，愈感到大自然寂寞荒蕪的氣氛逼迫身心。愈來愈近流冰與怒濤的世界了。看看悲寂的海洋，隊員們都寂寂地興起故國之思。

瑜阿號在途中的比寂島觀測，明白地確定了自己是在布謝·菲立克斯的西海岸以後，慎重的步入極北諸島，航向世界最北的魔海——狹小的白耳海峽。

這一帶當然沒有航海地圖。瑜阿號就像不識途的人，不帶燈走夜路。何處有岩礁、何處有懸崖都不知道！在海上，這些都會要命的。觸礁只折了舵，就像從絕崖墮落而只傷了腳一樣，可說是一種奇蹟。

可是，未及喘口氣，即將襲向瑜阿號的竟是猛烈的極北暴風。

大家都認爲這是最後的時刻了。

實際上，以往的數百年間，許多探險隊空留壯志，就此埋葬於海底。

瑜阿號船員能做的只是，不斷地使船首以直角面對怒濤洶浪，以免船身顛覆而已。

船邊突起裂帛聲，如山般的浪頭崩落向瑜阿號。每逢如此，愛蒙德生等人都本能地緊抱住船具，心裡都認爲完了。但一轉瞬間，瑜阿號的船體却又身輕如燕，穿過了急浪，順着波浪上升。愛蒙德生就從浪花底下大喊：「全體撐舵！」

船員們就在崩落下來的怒濤駭浪中掙扎，抓住救生索或船具爬行過來，拚力抓緊急就章做成

的舵桿。補助舵又大又重，但被怒濤一碰，就隨意轉個方向。要使舵恢復原位，一個人使盡吃奶的力氣，也不能動其分毫，至少也要四、五個人拚命盡力才做得到。

翌日更是厲害。海不但不平靜下來，反而愈來愈瘋狂。利用怒濤來臨的瞬間，船員輪流來交替守舵。守舵的人數有時三人有時四人。愛蒙德生更是領先帶頭地做。

從守舵交換下來的人，並沒時間使疲軟的身體稍微休息一下，而得趕往船內自己的崗位做好該做的事情；或在艙內，耽心着甲板上伙伴們的安全，急急忙忙吃東西，以備面臨的另一次挑戰。

暴風持續了四天。

無止無休的四天。其間，瑜阿號的船員不分晝夜，拚命地撐持，他們的意志力可以說是絕大無比而且是超人一等。

第五天，狂得徹底的暴風，突然靜止了。疲倦得全身無力的七人，已沒氣力做任何事了，倒臥在躲避寒風的船具間，呆望着白色碎冰與藍綠海水交織成的，暴風後奇靜的北極海，不覺昏昏入睡了。

「尼克森、尼克森！叫醒大家到艙裡去。在甲板上睡着的話，要被凍成冰塊的。快點，不然會凍傷得更厲害呀！」

愛蒙德生搖搖擺擺的爬着叫喊，把全部人員趕入艙內。

如果沒有他的注意，即使通過了暴風的災難，瑜阿號內也將寂無生物，而成為北極海中漂游

的幽靈船。

數日後，探險隊發現了島。島上有岩石圍成的小港灣。只要是水手，都會被吸引的美麗的小港灣。這是金維廉島的南岸。瑜阿號就在此碇泊。愛蒙德生命全體登陸，踩上久未接觸的土地，大感滿足之餘，決心在此紮營過冬。

晴空萬里，清澈蔚藍，使人懷疑曾有過暴風。

但是，藍寶石般冷清的 sky，已顯示出冬天的景色，在這裡的九月已是初冬了。
在極北過年，探險隊員的日常生活也要開始忙碌了……

冬季營地

探險隊需要堅固的小屋。愛蒙德生設計的特製營帳，不但可在帳內燒火，並且還能保暖，大家都高興可以過個好冬天。

搭好了自己的營帳，接着就搭蓋觀測所，內裝自動記錄器等各種精密的觀測儀器。最後蓋好給狗住的小屋。

有人要收拾木工用具的時候，喜歡狗的彼得遜說：

「對了，船長，這狗屋不會太令狗兒們不悅吧。想到狗在冰地裡，爬着咬住猛獁（長毛的化石象）毛茸茸的腳，可真令人不寒而慄喲。」

「知道了，彼得遜。如果你在這裡遭遇災難，這二十隻狗都會來救你的。所以，你得準備名犬用金牌二十個啊。」

愛蒙德生抽着烟斗，開他玩笑。

「不，現在不用金牌，以餅乾代替就好了，船長。哈哈……好了，這樣可以了吧……」

彼得遜說了之後，把斧頭敲在木頭上，站起來欣賞自己的作品。那狗屋不但不美觀，甚至可說有點古怪，可是至少飛雪不會進入屋子裡，這當然是彼得遜特別設計的。

夜晚開始有凜冽的寒意。而白天的太陽仍閃爍金黃光輝。所有的東西都很乾燥，偶爾踩到地上的小枯枝，會噼叭作響。

金威廉島的秋季是如此的清澈美麗，但為時甚短，極地的冬天比預料來得早。當探險隊員冬季營地的準備工作將成而未成之際，氣候已轉變成典型的冬季了。

那一夜，特別的冷，除了山丘那邊的小港灣傳來了微小的浪濤聲以外，一切寂靜無聲。

離開最後聽到文明聲音的地方，已有一千一百公里了。我等越過了怒濤與流冰，來到了絕對靜寂的極地。在這裡，為什麼會懷念起觸礁的事件呢？——愛蒙德生躺在床上想着，感到孤島上的寂寥陣陣地逼近來。但聽到隣床同伴熟睡的聲音，暗中不覺露出了微笑。

突然狗屋那邊傳來了悲哀的嚎聲。可能是悚慄於明亮的月光吧。

翌晨醒來，全島滿被白雪。是初雪。自然界在一夜之間，明亮得眩目耀眼。

營地騷動起來了。狗兒們也高興得很，吠叫着追逐嬉戲，在初雪上面滾來滾去。